



梁實秋 唐人自何處來

我二十二歲從清華畢業，是年夏，與全班數十同學搭乘杰克孫總統號由滬出發，于九月一日抵達美國西雅圖。登陸後，暫息于青年會宿舍，一大部分立即乘火車東行，只有極少數的同學留下另行候車：預備到科羅拉多泉的有王國華、趙敏恆、陳肇彰、盛斯民和我幾個人。趙敏恆和我被派在一間寢室里休息。寢室里有一張大床，但是光溜溜的沒有被褥，我們二人就在床上悶坐，離鄉背井，心裏很是酸楚。時已夜晚，寒氣襲人。突然間孫清波冲入室內，大聲地說：

“我方纔到街上走了一趟，發現滿街上全是黃髮碧眼的人，沒有一個黃臉的中國人了！”

趙敏恆聽了之後，哀從中來，哇的一聲大哭，趴在床上抽噎。孫清波扭頭就走。我看了趙敏恆哭的樣子，也覺得有一股淒涼之感。二十幾歲的人，不算是小孩子，但是初到異鄉異地，那份感受是夠刺激的。午夜過後，有人喊我們出發去搭火汽，在車站看見黑人車侍提着煤油燈搖搖晃晃地喊着：“全都上車啊！全都上車啊！”

車過夏延，那是懷俄明州的都會，四通八達，算是一大站。從此換車南下便直達丹佛和科羅拉多泉了。我們在國內受到過警告，在美國火車上不可到餐車上用膳，因為價錢很貴，動輒數元，最好是沿站購買零食或下車小吃。在夏延要停留很久，我們就相偕下車，遙見小館便去推門而入。我們選了一個桌子坐下，侍者送過菜單，我們揀價廉的菜色各自點了一份。在等飯的時候，偷眼看過去，見櫃檯後面坐着一位老者，黃臉黑髮，像是中國人，又像是日本人，他不理我們，我們也不理他。

我們剛吃過了飯，那位老者踱過來了。他從耳朵上取下一支半截長的鉛筆，在一張報紙的邊上寫道：

“唐人自何處來？”

果然，他是中國人，而且他也看出我們是中國人。他一定是由廣東台山來的老華僑。顯然他不會說國語，大概也不肯說英語，所以開始和我們書談。

我接過了鉛筆，寫道：“自中國來。”

他的眼睛瞪大了，而且臉上泛起一絲笑容。他繼續寫道：“來此何為？”

我寫道：“讀書。”

這下子，他眼睛瞪得更大了，他收斂起笑容，嚴肅地向我們翹起了他的大拇指，然後他又踱回到櫃檯後面他的座位上。

我們到櫃檯邊去付賬。他搖搖頭、擺擺手，好像是不肯收費，他說了一句話好像是：“統統是唐人呀！”

我們稱謝之後剛要出門，他又“喂喂”地把我們喊住，從櫃檯下面拿出一把雪茄，送我們每人一支。

我回到車上，點燃了那支雪茄。在吞煙吐霧之中，我納悶，這位老者為什麼不收餐費？為什麼奉送雪茄？大概他在夏延開個小餐館，很久沒看到中國人，很久沒看到一群中國青年，更很久沒看到來讀書的中國青年人了。我們的出現點燃了他的同胞之愛。事隔數十年，我仍不能忘記和我們作簡短筆談的那位唐人。

1

經常坐火車往返兩地，每次在臥鋪隔斷里都能遇見整個車廂最淘氣的孩子。

中國的父母經常誤解“淘氣”和“可愛”這兩個詞的含義。小孩大聲喊叫，滿車廂跑，聲嘶力竭地哭鬧，上躡下跳，父母就在一旁微笑，放任自流，以為這就是孩子的天性，真可愛！

更糟糕的情況是，孩子一邊鬧，父母一邊打。我見過一個母親，直接打孩子的臉，孩子也頑皮得厲害，除了疼痛，毫無自尊受挫之感。打了一會兒，母親也累了，孩子跑過來，抱着媽媽說：“媽媽，媽媽，我最愛你了。”於是母子又相擁歡顏。

放任和暴力可能都出于愛，放肆和依賴也都是幼兒的天性，可這樣淘氣的孩子在成長中要被打上何種烙印，又會成長為什麼樣的人呢？

2

我來自一個小城市，自登上離家的火車起，就時時警醒，怕自己的言行招來“沒教養”的評價。

小學三年級時迷上了說髒話，以為這裏有組合詞彙、描述細節和發揮創意的空間。十歲的小孩哪裏懂男女之事，不過就是學大人樣，把話往骯髒了說，把對方的遠房親屬挨個點名。終於有一次，跟一個同學樓上樓下罵仗時被老師聽到。

以為一定會被老師罵並請家長，忐忑了一個早晨。直到晨會結束，老師把我喊過去，輕描淡寫地說：“你說這樣的髒話要是被路過的人或者院子外的居民聽到多不好，人家會怎麼看待你？”

那次談話後，我好像突然喪失了罵人的能力，最多也就是寫文章時偶爾表達憤怒。這次和風細雨式的批評對我影響至深，那是我第一次有了“覺知力”——覺知到沒教養絕對是件值得羞愧的事。試想如果她因為我罵人而罵我，我一定不會那麼臣服，也不容易自我反思。

3

## 是教養讓你跟別人不一樣

我去聽錢復和白先勇的講座，兩位先生差不多同齡，都是台灣有影響力的人物。

錢先生穿西裝系領帶，說的每個詞都清晰準確。可能是做過“外交部部長”的緣故，他的語言極為得體。到底是“交往”還是“交流”，是“相識”還是“熟悉”，用詞都一絲不苟。

白先生着長衫，是留美的小說家。許子東先生評價他時用了一句話讓我非常感動，說他“從百年中國內憂外患到百年中文內憂外患”。白先生對現代中文有一種憂慮，在我看來，這種憂慮倒不是對華文文學的，而是因為中文語言的教養正在走下坡路。

我在台灣的半年經常遇到台灣人跟我對“暗語”：我去、你妹呀、擦、滾粗、威武……我每次都把這些語言視為一種侮辱，雖然他們的本意可能只是為了用一些他們認為大陸人常用的語言跟我拉近距離。我通常會正色地告訴他們，即使在大陸也不是每個人都這樣說話，而且這種語言真的不美。

中文是一種很美的語言，它的發聲方式、咬字歸音、氣息連貫使它堪稱世界上最美的語言。



如果一定要用一種陰陽怪調，內心鄙視嘴上卻覺得有趣的語言來跟我對話，我會看破他的“敵意”，並堅決回擊。

謙遜是一種教養，自尊更是。

4

承蒙錯愛，我受到過一些表揚。

課堂上，老師指着我說：你，韓國人；在台北，朋友說：你還真不像大陸人；在尼泊爾，有人問：你是不是日本人；剛工作的時候，領導說：你真沒有在國外留過學？

我感激這些顯而易見的表揚，但往往更願意轉個彎來

理解。我來自中國，一個公共場合有人抽煙、餐館和地鐵里有人大聲喧嘩的國家；我沒有留過學，我所在的學校，大家在圖書館佔座位，也沒人質疑學校損害學生尊嚴的惡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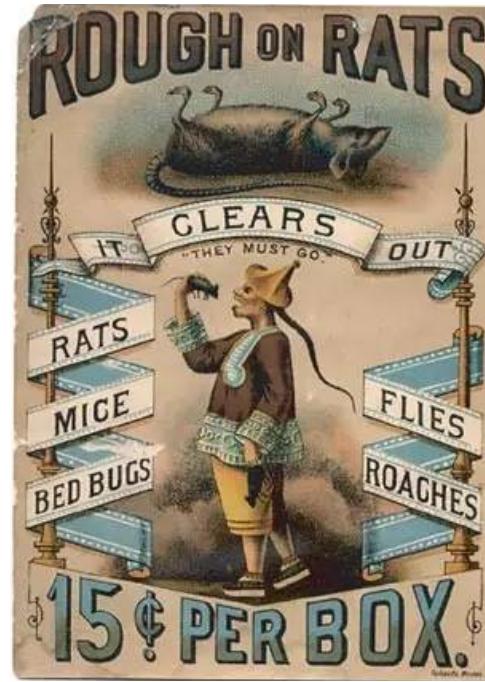
是的，我來自這裡，也曾經想過離開這裡，變得跟這里的人不一樣。但在台灣的最後兩個月，我漸漸明白，人必須有對土地的歸屬感，這將帶來對身份的認同，人只有與孕育自己的土地相連才會有能量。

越是失望和疏離，越要用更多的愛綁定這

2016年01月31日

# 中餐在美國：爲了融入，知道他們多努力麼？(上)

萬澍 | 文



華工大多來自廣東。關於菜譜的起源衆說紛紛，有人認為源於粵菜，有人則將其發明權歸功於李鴻章。

“雜碎館”隨之興起，這與美國的經濟發展息息相關。

隨着城市中白領工作崗位的增加，大量女性走出家庭，進入辦公室。原本主要由女性負責的烹飪等家務勞動，開始由社會化服務取代。當時社會地位仍十分低下的華裔群體，在兩方面填補了中產女性外出工作所留下的兩大空白：洗衣和做飯。正是在這種背景下，“雜碎館”如雨後春筍般涌現。據劉海明統計，在1925年僅舊金山就有78家雜碎館。

左宗棠鷄：跨越海峽與大洋的湖南菜

1949年，國民黨在大陸的統治宣告結束。兵敗如山倒，大批國民黨官兵及其家眷隨之遷徙到小島一隅。在此過程中，他們也將各地的飲食風俗和習慣帶到了台灣。一方面，“反攻大陸”漸成幻想，惟有少時滋味，足以解思鄉之情；另一方面，大量士兵卸甲歸田，異鄉客既無資財又無長技，只能依靠勤行謀生。小小的寶島就此成為祖國各地風味佳肴的“大熔爐”，今日仍然聞名兩岸的台北“士林”夜市，就是這一融合過程的最佳佐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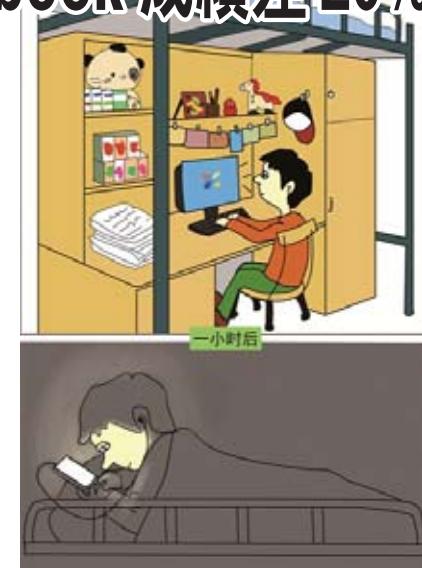
一位名為彭長貴的湖南籍廚師是其中的佼佼者。據說，他的師父是民國政要譚延闿的私廚曹蓋臣。在台灣，他曾擔任蔣介石的私廚，並負責公務宴請的烹調。不過更重要的是，他發明瞭“左宗棠鷄”。(未完待續)

## 學生睡前上facebook成績差20%

英國倫敦大學學院調查發現，睡前半小時習慣上facebook等社交網的學生，公開考試成績較沒有玩的學生差20%。

研究員向倫敦中部一間學校48名16至19歲學生作問卷調查，他們平日晚上平均睡7小時，其中七成人表示，睡前會使用社交網，這些學生在會考及高考的成績，較沒有此習慣的學生平均低20%。

研究人員認為，睡前上社交網聊天及電子產品的光線都可能過度刺激大腦，讓人難以入睡，使青少年未能睡足所建議的10小時，令他們翌日上學時不夠精神，從而影響成績。領導研究的迪米特尼烏(Dagmara Dimitriou)稱，睡眠對鞏固記憶力及學術表現很重要。此前已有研究指出，青少年睡眠時間較所需少2至3小時，對腦部發展及生活方式均有影響。



種關係。顯而易見，這種選擇注定將面臨無比艱辛的道路。

5

即便不能改變什麼，但至少努力做一個有教養的人。西方和日本最值得尊敬的不僅是科技和國力，還有因教養而彙聚成尊嚴的社會氛圍。

我路過地鐵和火車站安檢處的時候，看着行李從掃描儀里連滾帶爬地翻出來，乘客要彎着腰去撿起來。一個有教養的設計者應該把這個檻面提高40厘米，讓每個人可以有尊嚴地拿起東西。

我在車站等地鐵，聽見兩個法國人在聊天。他們用鄙夷的眼神看着突然插到他們前頭的兩個人，然後用一種很少有人懂的語言品評這件事，他們的嘲笑刺痛了我。我從來不相信一個外國人會像本國人一樣愛這個國家和這裏的人民，他們愛的是機會和GDP增速。

中國春秋時期就強調“禮”，那時候西方很多國家還在茹毛飲血。“不食嗟來之食”、“慎獨”、“黃鍾大呂”都顯示出中華文化是世界上最早強調教養的。教養是一種社會價值：照顧婦女、體諒周到，談吐文明，舉止得體，平靜時保持微笑，危難時保持冷靜，有愛的能力，重視家庭。泰坦尼克號沉船時，並不是每個人都在求生，那些看起來更能改變世界的男人把生的希望讓給了女人和小孩，那些可以獨自逃生的婦女選擇把人生最後的時刻留給愛人，那些有教養的老夫婦選擇長眠海底，那些工作人員選擇在沉船上堅守到最後一刻……

6

教養跟貧富無關。飛往法國的頭等艙上也有沒教養的行為，偏遠鄉村田埂上的人們也知道禮義廉耻。

所謂教養，簡單地說，就是不管你的出身和背景如何，都努力做個更好的人。

(文 / 劉楊)